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康

康字季宣，吳郡吳人。少仕州郡。靈帝初舉茂才，除高成令。光和初遷武陵太守，歷桂陽、樂安二郡太守。昌言事徵詣廷尉免召，拜議郎。出爲廬江太守。獻帝初，加忠義將軍。爲袁術將孫策所攻，拒守二年，城陷，病卒，年七十。

上疏諫鑄銅人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昌寧天下，除煩就約，昌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昌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斂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

宣稅徵而蠚炎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已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呂塞兆民怨恨之望。

後漢陸康傳

尙書令器

鼂等七人皆在靈帝初。其姓莫可考。梅鼎祚云。劉鄴字重靈。長沙人。歷太僕司空。

上言請條列立宋皇后禮儀

尙書令臣鼂僕射臣鼎尙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曰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召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已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

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竊臣鼎臣旭臣乘臣湧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已聞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

質所記立
宋皇后儀

謝弼

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靈帝初舉有道對策除郎中已言事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爲宦黨所陷死獄中

上封事陳得失

臣聞和氣應于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謹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鵠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衰同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于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已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

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見天下人。
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
前世已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已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飢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于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竝離徒鉶，捲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除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竝皆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

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後漢謝弼傳又略見袁宏
後漢紀二十三語次不同

何進

進字遂高，南陽宛人。靈思何皇后之兄，家本屠者。徵拜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中徵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初，爲大將軍封慎侯。少帝卽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呂諤誅宦官事泄，遇害于嘉德殿。

薦董扶表

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蠶叛。宜敕公車特詔待呂異禮，諮謀奇策。蜀志劉焉傳注引益部耆舊傳

請釋王允疏

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是呂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曰：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朞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呂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

罰重有虧罪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已允宜蒙三槐之臨
召昭忠貞之心後漢王允傳

奏遷董后

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謂等交通州郡羣較在
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輿服有章膳羞有
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後漢董后紀董

仇靖

靖字漢德武都下辨人爲郡從史

析里橋酈閣頌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濺盆溢滔濶濤
波湧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譴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荷沮沮縣
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恆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谿既
然酈閣尤甚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淵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

號爲萬柱。過者慄慄，載乘爲下。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隕納，人

物俱墮，沈沒洪淵。酷烈爲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于是太守漢陽

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己建鹽三年三月辛巳。隸釋作二月審視碑本是三字三月廿七日也。

到官思惟，惠利有目。綏濟間此，爲難其日久矣。嘉念

高帝之開后門，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不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

求隱，析里大橋。于今乃造，校致攻堅。口口工巧，雖昔魯班亦莫儼

象。又醞散闔之嶢潔，從朝陽之平燥。減西口口高閣，就安鹽之石

道。禹導江河，禹靖四海。經記厥績，艾康萬里。臣口口口勒石示後

乃作頌曰：

口口口口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愛
氓如子，口口平均。精通皓穹，三納荷銀。所厭垂勳，香風有鄰。仍致
瑞應，豐稔。口口口口樂行人夷欣慕君。歷已乃詠新詩。

口口口口兮，流兒之閒。高山崔嵬兮，水流蕩蕩。地既培塿兮，與寇

爲鄰。口口口口口已析分。或失緒業。至于困貧。危累卵。兮聖朝閔憐。耗艾究。口公幼。口口口救傾。兮全育子。遺劬勞。日稷兮。惟惠勤勤。黃邵朱龔兮。蓋不口口口充贏。兮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兮。文翁復存。

建寧五年四月十八日癸

下

時衡官口口仇審字孔信

從

史位

下辨仇靖

字

漢德爲此頌

故吏

下辨

仇繩

字

子長

書

此

云云

時

石師南

口口

威明

碑

拓本

隸

釋

四

案

拓本

及隸

西

狄

頌

全

拓

本

封

校

之

此

四

字

可

據

補

也

西

狄

頌

四

字

皆

泐

缺

余

得

仇靖

字漢德

隸

釋

所載

頌

未

少

一

百

四

十

三

字

非

全

本

又

案

天

名紳

今

亦

張

呂

蒲

缺

皆

易

注

呂

別

之

龜池五瑞畫像

白鹿

黃龍

甘露降

承露

嘉禾

木連理

君昔在龜池修嶠嶮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碑拓本隸釋四案此刻于鄧闕頌之前

盧慎

慎，涿郡涿人，爲尚書。

見元和
姓纂

盧公範

凡八月旦，上承露盤赤松子柏上露爲囊。召膏面皮古人用點染枝，召梨子爲之，反銀蓋中者，朱砂銀枝子也。本注盧公範者，盧慎家之法也。御覽二十

凡臘日，上藻豆岱頭膏面脂口脂。

御覽三十三

盧植

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建寧中徵博士，熹平中拜九江太守，病去，尋拜廬江太守，徵爲議郎，遷尚書，中平初拜北中郎將，擊黃巾有功，爲小黃門左豐所誣，檻車徵，事白復爲尚書，董卓廢立，抗議免歸隱上谷，袁紹據冀州，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有禮記解詁二十卷，集二卷。

始立太學石經上書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
臣前已周禮諸經發起糲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
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
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乎爲實
而厥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已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輿父子
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
博士爲立學官已助後來已廣聖意後漢盧植傳

日食上封事

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
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
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已
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

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飼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竝已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于此宜敕收拾已安遊魂備寇者俟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已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二月數遷宜依黜陟已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獨略細微後漢盧植傳又續漢五行志六自已過午云云今引續漢本傳植上書丙子他少丙子二字

奏事

王后無子擇立長親年均己德德均決之已卜筮所已承先祖也

初學記十

案後漢本傳
獻書規竇武亦有此小異

后妃者所召郊天祭地祇奉祖宗外召肅恭明神內召帥正九嫔理陰德者猶天之有地陽之有陰

初學記十

正明之傳本末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苞裹人事

書鈔原本
九十五

獻書規竇武

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于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召爲吾子之功于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召德德均則決之下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召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召爲已力乎宜辭大賞召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

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薈比。尹氏立朝之巔。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
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後漢盧植傳

酈文勝誄

自艷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奧爛有。文章箴綱百家。

晉書錄原本九

孫堅

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建安末。府召署假尉。嘉平中。歷鹽瀆盱眙下邳丞。中平初。中郎將朱儁討黃巾。請爲佐軍司馬。呂功拜別部司馬。尋爲張溫司空參軍。遷議郎。拜長沙太守。呂功封烏程侯。義兵起。袁術表假中郎將。又表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初平三年。爲術擊劉表戰死。權稱尊號。追諡曰武烈皇帝。廟號始祖。

案孫策造吳當編入三國文孫堅當列前代梁宣帝父統隋文帝父忠從此例

到長沙敕史

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已盜賊付太守

吳志孫堅傳
注引魏書

夏育

育，零平中爲北地太守遷護烏桓校尉

上言討鮮卑

鮮卑仍犯塞

後漢作寇邊蔡邕集作仍犯諸郡

百姓怨苦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

徵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一

冬二春必能禽滅

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後漢烏桓傳蔡邕集通典一

百九十六
請收張讓表

張讓等恬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

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

後漢董卓傳

傳注引
典略

馮光

光熹平中爲五官郎中

上言麻元不宜用庚申

麻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麻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緝無已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緝有明受虛欺重誅續漢律序四年五官郎中馮光

志中嘉平

陳耽一作就

耽字漢公東海人熹平中爲太常代段熲爲太尉免復爲太常代楊賜爲司空光和初免復爲太常代楊賜爲司徒

平議馮恂宗誠麻術

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于太常府覆校注說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已五千六百四十四日案日當作月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

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
錯辟二千一百誠術曰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歲月從
建康曰上減四十一建康曰來減三十五曰其俱不食恂術改易
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曰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
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曰赤道儀曰冬
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
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曰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
四度曰上其在角婁十二度曰上皆不應率不行曰是言之則術
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厯紀非一未
驗無曰知其是未差無曰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
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曰無驗改
未失是曰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其文在
書籍學者所修施行已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

文述而不作悔。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
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麻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
詔書已見食爲比今而施用誠術棄放悔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
乃行其法已審術數已順改易續漢律厤志中光和三年太常耿
書可案廣韻就又姓引後漢書范朝氏改爲就氏所稱後漢書
必非范書今考後漢靈帝紀及袁宏後漢紀是年太常乃陳耽非
就政續漢志之就

耽兩存之俟及

曹鸞

鸞，臺平中爲永昌太守上書訟黨人檻車徵棄市。年九十
上書訟黨人

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
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尙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
恕乎所已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已副天心

袁宏

後漢紀二十一
四年平五年

卑整

卑又作卑

整雁門人建寧中爲太傅掾遷議郎

上疏言冲帝母質帝母宜賜爵

孝冲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呂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況二母見存而無寵勞者乎卽違母子貴之義又不可不示後世

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又別見後漢虞

美傳編入宦官趙祐文

陳雅

雅字伯臺成固人靈帝時爲諫大夫上疏不納出爲巴郡太守

上疏論宦官

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眾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沖和熹太后兄大將軍鄧騭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騭安帝登遐黃門孫程又殺車騎將軍閻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

單超等共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卽阼。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等欲誅宦官，絕其奸擅，盡忠王室，建萬世策。機事不密，爲中常侍朱瑀等所殺。此卽陛下所見今宦官強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內怨望，妖孽竝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尙可召安，奈後嗣何。

華陽國志十
下漢中士女

傳變

變字幼起，改字南容。北地靈州人。靈帝時再舉孝廉，後爲護軍司馬。從皇甫嵩討黃巾，有功不封，遷安定都尉。卽疾免，復拜議郎，出爲漢陽太守。中平四年戰沒，謚壯節侯。

上疏請誅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外，皆興于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于六州。此皆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臣受戒任，奉辭伐罪，

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閥賢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僞夫孝子疑于屢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鉄鍔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後漢傳樊噲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四有小異

議棄涼州對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云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星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藩籬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

周之世列爲侯伯。高祖平海內，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爲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已繕之之後，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爲害數世。今召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師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蔽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袁宏後漢紀二十五邊章韓約寇三輔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天下乃安有詔問本意燮對又見後漢傳變傳有刪節

諫耿鄙

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敎。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卒不習之人，越大關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

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

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

後漢傳變傳變爲漢陽太守中平四年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

金城城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失眾必敗諫

傅幹

幹字彥林

魏志武紀注引九州春秋作彥材

小字別成燦子官扶風太守終承

相倉曹屬

肉刑議

蓋禮樂所已導民刑罰所已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與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剗之制至于鼈頭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爲非咎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畧故未耜未用于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所闇也不識事

宣曰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已易感泡激
楚可已陵詔武耶斯不足復難矣

初學記十八又御覽四百十作執素疑是執素之誤

五十四

與張叔威書

吾與足下義結紳素恩比同生

初學記十八又御覽四百十作執素疑是執素之誤

諫曹公南征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
已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
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
阻難已威服易已德懷愚已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
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
漸興學校已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已
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
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

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已道制

勝。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九年公征孫權注引
九州春秋參軍傅幹謀公不聽軍遂無功

王命敘

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麻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攘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己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爲神民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勳澤不加于民，而可力爭覬視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爲專智力乘躉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眞也。哀哉，非徒閭子將來，又不考之于既往矣。自

開闢以來，英雄安動，不識天命，勇不足畏，強不足憚，未有成資而
敢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流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
不成太山之高，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
變。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贏糧聞行，
進其策謀，遂荷胥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蘇秦，蒯通之業，周
旋冀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弇見命祚之兆，
其福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
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
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于事機，發策如神，
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眾，單師獨征，平河北萬
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與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答，
拔吳漢于小尹，擢馬武于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
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于征

伐擣紳悉心于左右。此其所㠭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
其始入秦五星同軌。㠭旅于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
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隩。嘉禾滋于邑壤。其望舊廬。有火
光之異。其渡呼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光識其諱。強華獻符。千
里同驗。劉歆改名。而墮其身。王祥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
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
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
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
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于無窮。奕世不失其
通路矣。

藝文類聚十

皇后箴

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
位于內。禎嘉輶暴。辛亂妲己。共則情悅。牝雞亂晨。殷祀用絕。孝成

寬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㠭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于內

藝文類聚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鹽課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

傅幹

古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升

升字彥更，陳留尉氏人。御史大夫湯八世孫。仕郡爲綱紀，守外

黃令。遇黨錮誅，有集二卷。

白鳩賦

并序

陳留郡有白鳩出于郡界。太守命門下賊曹吏張升作白鳩賦曰。
厥名梟鳩，貌甚雍容。丹青綠目，耳象重重。御覽九百二十

與任彥堅書

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寡婦賦注陸機蠻夷文
熊詩注又弔魏武帝文注恩作惠，路作蹤。
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瀆汀瀛，當何聊賴。文選七命注

友論

一作反諭語皆誤

嘘枯則冬榮，吠生則夏落。

文選魏都賦注劉峻絕交論注

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文選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注

酈炎

炎字文勝，范陽人。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後風病，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死。年二十八，有集二卷。

對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已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閭閻之弑，春秋猶已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譚已吳之篡弑滅亡，豈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之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己之可爲，不推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淳行豈節義之謂與？閭閻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

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㠭父命辭王父命㠭王父命辭父命不㠭家事辭國政㠭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㠭國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㠭死易生國可㠭存易亡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㠭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句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尙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于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

里曰何已知之炎曰已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卅六陰靜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一陰靜御覽作從故曰百里聞者稱善古文苑又略見

御覽

十三

遺令書

四首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白嚴考之神坐炎荷天之罪已致于死名歿身焚神而有知炎之歸觀在旦夕之閒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其自卽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聖人達于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已爲賢于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已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帛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于眾耶后櫬速朽蠲其罪哉堅固不加喪葬

瀆先君之兆域。必于瘠確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
白興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召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
無曹也。加供養謝。媿召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塗。咨爾止戈。汝未有所
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
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毗齒
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己爲微弱。物有微弱于汝
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冰。隘恭矣。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
在虎乳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
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
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
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召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召柔乎。懼
汝之弱。可召訓汝之强。懼汝之愚。召不助汝。召學。懼汝之隱。可不

平下脫
從事臺

敕汝昌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迺考訓必博學昌
著書昌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
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誄自少爲之苟吾戒汝剋從祭爲甘苟示
誠汝剋違梁奠爲苦汝無逸于丘無湎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
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
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盜府君我繇之成就陳畱韓府君察我
孝廉陳畱楊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恩則孤
而廡報汝有可曰倒戟背戈無孤之矣陳畱蔡伯喈與我初不相
見吾仰之猶父不敢昌爲兄彼必愛昌爲弟九江廬府君吾父事
之張公襄張子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吾
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
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于此古文

黃翻

翻靈帝時遼西太守

上言流屍事

海邊有流屍露冠絳服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嘆者皆死博物志

諒輔

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爲郡五官掾

禱山川辭

輔爲郡股肱不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令天下否隔萬物憔枯百姓喫噉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曰無效令敢白誓至日中雨不降請已身塞無狀搜神記

張文

文熹平中爲郎中

蝗蟲疏

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狠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容。則虎食人。辟歷殺人。曰象暴政。妄有喜怒。政已賄成。刑放于籠。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狠。成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敕正眾邪。請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敕政修己。斥退邪臣。尙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樸。已輔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畱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後漢蔡邕傳注
引漢名臣奏

胡母班

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度尙張邈王考劉儒秦周蕃擇王章爲八厨。薦平末。拜侍御史。初平元年。已執金吾奉使河內。爲王匡

所收繫獄死。

與王匡書

自古已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案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闈之内，呂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嫌卓，猶呂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于獄，欲呂續故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魏志袁紹傳注引謝承後漢書又見後漢袁紹傳有剛篤亡人子二人作亡人二女

劉岱

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舉茂才，光和初爲侍御

史董卓入洛陽。召侍中出爲兗州刺史。初平初。舉兵討卓。屯酸棗。尋擊黃巾戰死。

與劉子惠書

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固

師討文節。擁彊兵。何凶逆。寧可得置。

案劉子惠爲韓故冀州治中後漢袁紹傳注引英雄記

破字文節
何者負也

劉焉

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少仕州郡。召宗室拜中郎。後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薦任安表

安味清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翊疑之輔。召治非常之咎。立繡之禮。所宜招命。

蜀志。余宏傳注
引益部耆舊傳

遣張魯據漢中上書

米賊斷道不得復通

蜀志劉焉傳焉遣張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截谷閉殺害漢使焉上書

建議選牧伯

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已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已爲牧

伯鎮安方夏

蜀志劉焉傳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

劉璋

璋字季玉焉第三子獻帝遷長安已爲奉車都尉奉使諭蜀留不遣興平元年襲焉位爲監軍使者振武將軍領益州牧建安十九年降于劉備遷公安孫權克荊州已爲益州牧駐秭歸下張魯解福教

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尙道

弘明集八張釋玄光辨惑論張子魯

漢申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酬進過常劉璋教

劉表

袁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與張儉等號八俊。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拜荊州刺史。尋加鎮南將軍。封成武侯。建安十三年疽發背卒。有周易章句五卷。

案表有遺袁譚袁尚二書乃王粲作今編入王

集解

進諫王暘

夫奢不儕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閒。邈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過于世乎？

後漢王暘傳又見魏志
劉表傳注引謝承書

後定喪服

案表與綦母闐宋忠等撰經章句謂之後定此卽其一

既除喪，有來弔者，已縗冠深衣于墓受之。畢事反吉。

通典八十三

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獻。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于前廳進卽堂先哭，乃止于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已答之。

通典八十三

母爲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爲曾祖父母不敢已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月耳始死哭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爲曾祖父母同通典八

四十

父亡則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已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通典八十九

樊毅

毅字仲德河南人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遷弘農太守

上言復舉山下民租田口筭狀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尙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已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舉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

有垢故魯不脩大室春秋作譏臣邑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爽與率陰令先謫邑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滋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卽日已詔書齋祠雪未消澤時日清和神歡民喜誠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覆毓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謫又書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橐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寢違宗神之教乞差諸賦復舉下十里邑內民租田口算邑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嶽乞縣賦發差復舉下十里邑內民租田口算狀

隸釋

趙臺

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光和初舉郡上計十辟公府並不就有集二卷

迅風賦

惟巽卦之爲體吐神氣而成風纖微無所不入廣大無所不充經營八荒之外宛轉豪毛之中察本莫見其始揆未莫覩其終啾啾颺颺吟嘯相求阿那徘徊聲若歌謳搏之不可得繁之不可畱文類聚

解擯賦

丹鴻可殺鵠

御覽九百五十一

刺世疾邪賦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較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增其荼毒秦漢無已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竊計生民之命

爲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姦癥結
駟正色徒行嫗媯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憚逐物
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
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
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
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慾于目前
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燃榮納由于閨榆孰知辨其蚩妍
故法禁屈橈于勢族恩澤不逮于單門寃飢寒于堯舜之荒歲兮
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
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
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隸倚門邊魯生聞此
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
芻蕘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

哉此是命矣夫

後漢趙壹傳北堂書抄一百三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七七百七十一

窮鳥賦

甘賦友人呂祖思

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羣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爛脯出平車輪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爛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于斗極還之于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直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

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罝在下前見鶩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已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祐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後漢趙壹傳又見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三百五十又四百八十六

報羊陟書

惟君明敷平斯宿心

文選謝靈運
富春渚詩注

報皇甫規書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輶兼道，渴于言傳。
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已貴下賤，握手垂接。高
可敷翫，墮興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
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是臣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
歸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遣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
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
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疚動，膝炎壞漏。請
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詎來貺。永已自慰。

後漢趙壹傳

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顏孔馬孔達寫書已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忘倦焉于是後生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已爲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已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唐汨故爲訟草書本末已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已消除邪人無其靈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道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听听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于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匪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竝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已爲杜崔之法龜蛇所見也其擗扶柱桎詰屈友乙不可失也毗齒已上

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呂杜崔爲楷私書相與猶謂就書適
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已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
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
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有相若耶昔西施心癩捧腎而顰以愚效
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蠻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
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
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
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呂草剗壁臂穿
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輒然其爲字無益于工拙亦如
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技藝之細耳卿
邑不呂此較能朝廷不呂此科吏博士不呂此講試四科不呂此
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旣不達于政而拙草
亦無損于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

大俯而抑亟，不暇見天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于機亟，乃不暇焉。第曰：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于彼七經，稽麻協律，推步期程，探贊鉤深，幽質神明，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譏。依正道于邪說，濟雅樂于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弘大倫之玄清，窮可㠯守身遺名，達可㠯尊主致平。曰茲命世永監後生，不亦淵乎。法書要錄一星池編御覽六百一七百四十九

張溫

溫字伯慎，南陽穰人。光和中爲大司農。中平初拜司空，遷車騎將軍，進太尉，封玄鄉侯。免尋爲司隸校尉，遷衛尉。初平二年，爲董卓所殺。

諫徵朱儁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僑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

後漢朱儕傳有司奏欲徵儕司空張溫上疏
又袁宏後漢紀二十四作張溫議與此小異

程苞

苞一作包字元道南鄭人光和二年漢中上計吏

征討板楯蠻方略對

光和二年

板楯七姓，已射殺白虎立功先漢。本爲義民，復除徭役。但出賣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永初中羌數入漢川郡縣破壞不絕。若線後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遑遑，復賴板楯，連摧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爲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緹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已成其功。近益州之亂，朱龜已并涼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顥亦已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于奴婢，筆楚隆于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剗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去闕庭遙遠，不

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于賦役困羅于酷刑故邑落相
衆已至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僭號已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益
其資穀安便賞募從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
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誘曰虜來尙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
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華陽國志又見後漢南蠻傳

和海

海光和初上祿長

上言黨錮

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
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後漢黨錮傳序光和二年

張均

均一作鈞中山人光和中爲中郎將中平初爲郎中已忤宦官
死獄中

因虎見上言

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訛言也。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爲禽剛猛彊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于先帝廟陵爲害，又言見于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刻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刺賊之徵，不可不防也。

袁宏後漢紀二十四狀和

三年中郎將

張均上言

上言請斬十常侍

竊惟張角所已能興兵作亂，萬民所已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昏親賓客，典據州郡，羣擁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爲盜賊。今宜悉斬十常侍，懸其頭于南郊，已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袁宏後漢紀二十四中平元年中郎將張均上書

後漢張謙傳作郎中中山張鈞

上書均約可異者微止是一人

許永

永光和中爲司隸校尉中平末爲羽林左監

上書

武庫禁兵所在國司之禁爲災深矣

初學二十四引謝承後漢書光和中武庫自壞司隸許

永上書云云御覽一百九十一引作許冰

對詔問夢祥

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謾姑之說已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爲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鷙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改葬已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已消厥咎

後漢書宋皇后紀

王芬

全後漢文卷八十一

芬中平初爲冀州刺史與許攸襄楷等謀廢立不果懼事露自殺

謀作難詭上靈帝書

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

魏志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二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三

烏程嚴

中華書局上
編輯部藏書

孔融

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靈帝時，辟司徒楊賜府。中平初，舉高策，爲侍御史。病免，辟司空掾，拜中軍侯。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年，呂岱、董卓左轉議郎，出爲北海相。劉備表爲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陷，出奔，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呂岱、曹操免復爲太中大夫。與劉楨、王粲、陳琳、阮瑀、徐幹、應瑒、爲建安七子。有春秋雜議、難五卷、集十卷。

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并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戾運，三年乃謹。今尙父鷹揚，方叔

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纍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
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
輦輶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儔匹君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
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
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質卓然比跡前列閉目父母老疾棄官欲
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
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呂鈞由余尅像呂求傳說豈
不煩哉臣愚自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
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後漢謝該傳

上書詒準古王畿制

臣聞先王分九圻曰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曰眾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

授賂割裂諸夏鑄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久遂召閭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劙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召六合爲一區五服爲一家關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擊柝不

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潁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海近郡

不封爵諸侯臣愚曰爲千里國內可畧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

比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召正王賦召崇帝室役自近召寬遠繇

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袁宏後漢紀二十九建安九年九月大中大夫孔融上書

上書云云

上書

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股近爲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御覽三百六十引東觀漢記

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

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

其國稱女，在途稱婦。然則在途之臣，應與爲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三公之吏不得曰未至爲差。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于狸蜃時，未入國。魯公曰：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返爲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呂明心許之信。況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邪？臣愚，呂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爲故吏。通典六十八

薦禰衡疏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呂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啟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竝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礪。初涉載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呂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讐，疾惡如讐。任座抗行，

史魚鷹節殆無已過也。鷺鳥潔白，不如一鷂。使衡立帆必有可觀。
飛辯駢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
單于，終軍欲已長纓。卒致動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
象，亦用異木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聾雲漢，揚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已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
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
楚揚阿，至妙之容。臺攸者之所貪，飛兔驥張，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臣等區區，敢不已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已褐衣
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後漢蘭伯衡傳。又魏志荀彧傳。注引蘭伯衡傳文。選又荀文類。

聚五十三

崇國防疏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
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

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陞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㠭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㠭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牂欲闖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㠭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郤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㠭爲宜隱

郊祀之事

㠭崇國防

後漢孔融傳

馬曰碑不宜加禮議

曰碑㠭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御命直指蠶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草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茲㠭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㠭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

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已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
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

加禮

後漢孔融傳又駁袁宏後漢紀三十九

肉刑議

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
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而欲繩之㠯古刑投之㠯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斷
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
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
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
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
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免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
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

湯之都賴魏尙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

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後漢孔融傳又見御覽六百四

十九引續漢書又袁宏後漢紀三十晉書刑法志藝文類聚五十四通典一百六十八

南陽王馮東海王祇祭禮對

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㠯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竝薨無後同產昆弟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已爲諸在沖齡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曰號諡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于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後漢孔融傳

告高密相立鄭公鄉教

古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

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簞猶或戒鄭侈其門闥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後漢鄭玄傳又御覽一百五十七引鄭玄別傳

鄭公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引孔

御覽八百三十八引孔
獻教高密侯國箋言

繕治鄭公宅敎

鄭公久游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恩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已俟還

敎高密令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金庾之間已惕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御覽八百四十一

告昌安縣敎

邑人高幼自言辟得井中鼎、夫鼎久潛于井、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黃耳金鉉利貞之象、國遭凶荒彝器出、或者明呂饗人初學記七

答王修舉孝廉讓邴原敘

初平中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呂遺後賢、不亦可乎、

魏志王修傳
注引融集

重答王修

初平中

豫清身絜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歎、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魏志王修傳
注引融集

喻邴原舉有道書

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舊友、我徂求定、策命憇惻、國之將墮、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縱縛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

根矩可召來矣

魏志西原別傳
注引原別傳

遣問邴原書

隨曾在秦賈李在翟諸仰矚所歎恩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鑄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揚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某奔爭景

魏志西原別傳
注引原別傳

與王朗書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竝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魏志王朗傳注

遺張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畱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勤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臣盡餘憤平南北竝定世

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吳志張紘傳注引吳書

又遺張紘書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吳志張紘傳注

答虞仲翔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已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吾君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赜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邱已卦筮益世劉向已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縱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名陳

吳志虞翻傳裁文類聚五十五

與韋休甫書

韋端字休甫

使君足下懷遠垂勸西戎卽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

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怠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上之人宗服令德，鮮仇崇好。昌順風化，薄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賢士穀堪事之效也。皆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昌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昌豐此慶耳。閉僻疾勤，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干。已爲邑邑，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復來，懿性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賁之。遺書通心。魏志荀彧傳注載文類聚五十三

荊州太守韋康字元將
豫弟誕字仲將皆韋端子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魏文類聚五十五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

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㠯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

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御覽六百八

先日多惠胡桃溪知篤意

魏文類聚八十七
御覽九百七十一

與許博士書

今足下遠㠯彝器金石竝志爲國家來儀之端亦丈夫之大勳

北堂

鈔書
與曹公書屬邊讓

邊讓爲九州衣被則不足爲單衣褶祫則有餘

御覽六百九十三
七百七引邊讓別傳

與曹公書論盛孝章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
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于孫氏妻孥湮沒
單孑獨立孤危慘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

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呂揚聲而身不免于幽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呂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訪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已驕道里乃當已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腥而自至者呂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呂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渴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恐吳志孫邵傳注引會稽典錄文選

與曹公書

武王伐紂已，妲己賜周公。

後漢孔融傳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又見魏志崔琰傳注引魏

政春
秋

與曹公書。喟征烏桓。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後漢孔融傳

難曹公表制酒禁書

公當初來，邦人咸抃舞踴躍，已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已濟萬國，非酒莫已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已建太平，孔非百觚，無已堪上聖。焚噲解卮，鴻門非彘肩，卮酒無已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已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已燭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已聞中興，袁盎非醉釁之力，無已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已決其法。故酈生已高陽酒。

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治者哉？

後漢孔融傳注引融集魏志崔琰傳注引張璠漢記藝文類聚七十二

又書

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已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喚已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昌。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張璠漢記作邑亡國今令不廢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已亡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已亡。

王爲戒也。

後漢孔融傳注引融集魏志崔琰傳注引張璠漢記

報曹公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已厚于見私，信子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

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忌懼也朱彥寇西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于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噉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已爲不如心競性旣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于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已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于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已無用罪之耳它者奉尊嚴敎不敢失墜穀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文選羊祜讓聞有來書懇切四字府表注訓誨上急操故書激厲融融急操故書激厲融融急旨已激壯奏免融官報案融傳注引緒漢書慮字鴻臚山陽高平人少受學于鄒立

來彭寇賈之徒當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患輕薄劣弱者如雨

答路粹書

虺相噭邇足還災其身誠無所至

御覽九百三十四

案范書曰
書乃路粹所作御覽題爲荅路粹蓋融集
如此今宜兩載之范書而虺作昆蟲錄

周武王漢高祖論

武王從后稷召來至其身相積五十世俱有魚鳥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闕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藝文類聚十二

聖人優劣論

荀悟等已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
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闊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于無外
沈微淪于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荀已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
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則爲覆蓋眾聖最優之明文也孔已
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頌流于眾聽是已聲德發

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已久見稱爲君爾其文類聚二十又初學記十七引兩條

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御覽八百一十一

馬之駿者名曰驥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馬之有驥驥猶人之有聖也名號等設驥驥與韓盧竝是竈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御覽八百一十一

汝穎優劣論

融已汝南士勝頴川士陳長文難曰頴有蕪菁唐突人參也

已上十字

從文選在昉列大司馬記室牘注補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頴川士雖抗節未有頴頑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頴川士聽頗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灌數萬頃累

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
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難有奇異。未
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上雖多聰明。
未有能離婬竝照者也。汝南李洪御覽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

自歎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尚節義。未
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召
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
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諫。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藝文類聚二十二
御覽四百四十七

肉刑論

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困于廝役。十死一生。故國家嘗遣三府齋詔
月一按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病徒。僅能存之。諸所謂洛陽豪
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一髡頭至耳。髮詣勝。案有此自爲刑。非

全後漢文卷八十三

孔融

國法之意

御覽八百四十二

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益領鐵鎧絕聖甚遠

御覽三百五十六

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于斷木掘地

御覽七百六十二

同歲論

弊篴徑尺不足以救鹽池之鹹阿膠徑亦不能止黃河之濁

御覽七百五十七又七百六十六

衛尉張儉碑銘

其先張仲寶曰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于四方君稟乾剛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冰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曰西部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賦姦臣巨萬計俄而置書案驗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受命殞身已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難旋卒舊宗眾庶懷

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召衛尉徵明詔嚴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惜乎不登泰階召尹天下致皇代于隆熙

此十六字從文選注補

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

戰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聖主克愛命作喉脣

戴文頌聚

四十九文選補謂碑注
又齊安陸陽王碑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驍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三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三終